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七

起著雍掩茂至昭陽軍闕凡六年

成祖文皇帝

永樂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交趾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事陳氏爲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常快快及大軍還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爲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宴等放兵劫掠李彬遣將朱廣討之禽宴斬以徇利敗走 甲戌倭陷松門衛時浙江按察司僉事石魯不設備寇薄城下踰城遁事聞坐誅 是月命興安

伯徐亨都督夏貴備邊開平 戒諭朝覲官有過者姑

贖之 陝西耀州民獻元兔羣臣以爲瑞上表稱賀又

有獻詩文者上封以示皇太子曰一兔之異喋喋爲諛

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汝其審之西

民獻元兔事明史本紀不載憲章錄系之是年正月證

之實錄則正月丙寅今據增並據實錄補入諭皇太子

語 二月辛丑交趾故四忙縣知縣車綿之子三殺知

縣歐陽智以叛李彬遣將擊走之是時又安知府潘僚

南靈州千戶陳順慶又安衛百戶陳直誠等皆乘機作

亂其它奸宄范軟起浮樂武貢黃汝典起偈江僕文歷
起邱溫陳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吳巨來起善誓鄭

公證起同利陶強起善才丁宗老起大灣范玉起安老
皆自署官爵殺長吏焚廬舍而僚與玉尤猖獗僚者故
父安知府季祐子也嗣父職不堪馬騏虐遂反玉爲塗
山寺僧自言天降印劍遂僭稱羅平王紀元永甯署相
國司空大將軍官號攻掠城邑彬東征西勦日不暇給
是月行在禮部試天下貢士三月甲寅賜李騏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都督僉事劉鑑充總兵官備邊
大同練兵 戊寅姚廣孝卒上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
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榮國公上親製神道碑誌其功
是月改令民運自支運法行東南之漕運至淮安倉

卽由官軍遞運入北歲以爲常至是因連年征討官軍
悉以供調遣仍令民自運輸之北京 夏四月乙巳日
本遣使隨呂洲等來貢託言海寇旁午貢使不能上達
其無賴鼠竊者實非下國所知願貸罪容其朝貢上以
其詞順許之禮使者如故然海上之警猶不絕 代王
桂自奉戒敕稍稍斂戢己酉命復其護衛及官屬 五
月庚戌重修太祖實錄成尙書夏原吉等上之共二百
五十七卷爲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爲十五冊上
御殿以受令別錄藏古今通集庫頒賞有差實錄自是
始定 丁巳胡廣卒廣與同里解縉迎附擢爲閣臣同

預機務而廣獨以醕謹見幸從上北征與楊榮金幼孜
數召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行或稍
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再北征皇太孫從上命廣與榮幼
孜軍中講經史凡所獻納委蛇求合上意又性緝密在
上前所言及所治職務未嘗告人故始終得保恩寵時
人以方漢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
始初廣與縉同侍宴上曰爾二人生同里仕又同官縉
有子廣女可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上笑
曰定女矣已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
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

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時人以此少廣而重其女云
辛未以行在主事李時勉爲翰林侍讀陳敬宗侍講
時勉安福人敬宗慈谿人 皇太子之監國也上在北
京相隔數千里而諸小人陰附漢趙者讒構百端侍從
監國之臣皆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
民財事覺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念其有軍功復宥
之有譖于上曰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之矣上大怒立
逮千戶殺之是月又逮東宮官屬贊善梁潛司諫周冕
于是上復疑太子 六月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
郡陞辭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汝至京師可多留數日

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卽欲觀也淡至京師

居稍久楊士奇等疑之趣之行淡以治冬衣爲辭比行

至安慶以皇太子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

釋列明史成祖本紀不載惟仁宗紀書胡漢出使規

十七年據皇朝通紀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六月言遣

淡出巡江浙諸郡陸辭上面諭東宮多失德汝至南京

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云云按是年五月成祖以太

子宥陳千戶寧大怒殺千戶竝逮東宮官屬梁潛周冕

故崩月有遺淡出巡江浙之命使過南京就訪太子也

諸書言淡至南京居稍久楊士奇謂公爲命使宜亟行
淡權詞答以製冬衣未完至安慶始以所見七事密奏
據此則淡至安慶己在冬暮春初其時訪察太子事畢
遂膺出巡之命歷江浙湖湘諸府傳中系之十七年者
似不誤惟傳言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爲誹語謗太子帝
改淡官南京因命廉之云云按是時尙未遷都安得有
改南事又淡以奉命巡湖湘便過南京至冬卽行竝無

授官之事

秋七月己巳敕責陝西諸司比聞所屬歲屢不

登致民流莠有司坐視不恤又不以聞其咎安在其速

發倉儲振之 甲戌下梁潛周冕于獄以輔導皇太子

有闕也潛等至行在上親詰之具以實對上謂楊榮呂

震曰事豈得由潛然卒無人爲白者遂與冕俱論繫未

幾有言冕放恣者上怒遂竝潛誅之潛妻楊氏痛潛非

命不食死

國朝明史本紀系之是月己巳今據實錄日

諸書皆據逮兒等之月日而實錄則據其至北京下獄

潛傳牽連記之

冬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贓禁論法司曰

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于法故吏尙清謹

民免掊克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救中外諸司不許
妄役一夫擅歛一錢而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
有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辛丑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
循戶部官馳傳往振諭之曰民饑朝不保夕譬之赴救
水火當速往毋緩于是振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
萬四千三百餘石 是歲威喇特瑪哈穆特之子托懽
舊作脫懽遣使隨中官海童來貢請襲爵詔封托懽爲順甯
王而海童撫諭太平巴圖博囉等皆聽命自是威喇特
三部皆奉貢

十七年春正月安定王尙炆有罪廢爲庶人尙炆秦愍

王之庶子也 二月乙酉命興安伯徐亨備邊興和開

平大同 三月詔吏部尚書蹇義起復義以父喪歸上

及皇太子皆遣官致祭尋奪情起視事

蹇義丁父喪起復證之本

傳在是年而七卿表不載證之

實錄在是年之三月今增入 夏五月交趾賊黎利

復出踞可藍堡丙午李彬遣都督方政擊之獲其僞將

軍阮箇立等利匿走老撾 六月壬午免順天府去年

水災田租 戊子遼東總兵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峒

初江守遼東以不謹斥堠爲海寇所乘邊軍致敗上怒

遣人斬江首旣而宥之使圖後效江巡視各島至金州

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峒上其地特寬廣可駐兵防禦詢

之士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曾于此築堡備倭去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上疏請于此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寇。詔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度寇將至。亟引兵赴塌上。倭至王家山島乘海艚直逼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獷惡。揮兵率衆勢銳甚。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爲意。別遣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斷其歸路。自以步卒迎戰。佯却賊。悉衆赴之。一時旗舉礮發。伏兵盡起。賊大敗。走入空堡中。江開西壁縱之。復分兩翼夾擊。盡覆之。斬首千餘級。生禽數百人。無一逸者。倭頻

年入寇至此始受大創不敢復窺遼東捷聞賜救褒美
攷異此据明史本紀江卽列傳之劉榮也弇州史乘攷
誤云望海之捷遼東志以爲劉江水東口記載其事而
遺具姓名攷之國史榮父召江卒于戍榮仍父名補伍
累功至右都督常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始具其事
遂更名榮按榮之更名明史本傳亦言之蓋本之實錄
也又攷功臣年表劉榮以是年九月壬子封是破倭在
六月論封在九月今分書之 秋七月庚申鄭和使西
並於封爵下著其更名事

洋還凡歷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先後遣使朝貢

八月癸未官兵敗交阯于乂安潘僚率衆走玉麻州

九月壬子封都督劉榮廣甯伯榮冒其父江名曾給事

燕邸從起兵爲前鋒至是以破倭功論封始更名榮

丙辰卿雲見禮官請表賀不許是月召刑部尙書宋

禮還 冬十一月學士楊榮疏陳十事皆指斥府部法
司積弊上覽之密諭榮曰卿言甚當但侍臣腹心之臣
若進此言恐羣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于是御史
鄧真疏入奏衆皆請罪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十二月庚辰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
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道
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必三覆奏然後行
刑 乙未遣工部侍郎劉仲廉等覈實交陞戶口田賦
察軍民利病以聞 是月巡按交陞御史黃宗載上言
交陞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

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之任若俟九年黜陟恐益廢弛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兩司覈實舉按以聞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自今宜慎選之

交趾黃宗載請定交趾考績諸書皆

系之是年十二月據實錄也

事見明史本傳中今增入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揮孫霖徐諤敗交趾黎利于磊江利伺方政等還潛出殺玉局巡檢已復出磊江劫掠官兵追擊敗之是時羣盜次第殄滅而利益深匿不出 閏月丙子以學士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

大學士 庚辰擢薦舉人材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使參政參議 二月己酉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詔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賽兒蒲臺縣民人林三之妻自稱佛母以幻術往來諸州縣煽惑鄉民奸人董彥昇等帥衆附之據益都之卸石柵寨詔升帥京軍往勦都指揮劉忠副之時青州衛指揮高鳳帥兵往捕賊乘夜衝擊官兵潰鳳等陷沒賊勢益張 三月辛巳柳升師至益都圍卸石寨賊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之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卽往據汲道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中流矢死

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之不及僅獲其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時賽兒之別黨賓鴻等攻安邱急知縣張旗縣丞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下莒卽墨合衆并力攻之聲言屠城城中人兇惡會都指揮僉事衛青備倭海上亟帥千騎晝夜馳至甲申奮擊敗之賊收合餘衆再戰又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時城垂陷復完青之力也比三日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而鰲山衛指揮王真亦同時敗賊于諸城賊遂平惟賽兒卒不獲云上以三司縱寇殃民戊子徵山東布政使儲挺張海按察使劉本等下獄誅之于是刑部尙

書吳中劾奏升征勦失機當賊憑高無水又乏資糧宜坐困之升乃全不爲意及賊夜斫營殺傷將士劉忠身先士卒升不救援衛青解安丘圍反忌其功而推辱之請治其罪上曰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戊戌徵升下獄尋釋之 夏四月戊午廣甯伯劉榮卒榮爲將驍果善戰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于諸夷凡欵塞者綏輯有方旣卒人悲思之追贈侯謚忠武 五月壬午命左都督朱榮填遼東 上以交趾久不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助李彬討賊又降敕責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車三儂文厯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

安宜廣設方畧速奏蕩平彬得書皇恐會黎利出沒交
趾剽掠郡縣左參政馮貴練土兵二萬餘人每出戰有
功馬騏疾之盡奪其兵僅餘羸卒數百人右叅政侯保
亦率民兵築堡捍禦而賊勢披猖官軍失援庚寅貴保
等禦黎利不克皆力戰死之 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亥命徐亨備邊開平 是月擢刑部郎中段

民爲山東左參政時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
或混處女道士中乃下詔大索盡逮山東京尼已又
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凡幾萬人民至加意綏撫凡
株連者悉曲爲矜宥人情始安

頤興諸書皆系之七月
三編輯覽彙記下二月

養兒作亂目中惟吾學編所載年月同而傳中則系之
十九年之冬誤也又民後升刑部侍郎以宣德九年卒
而吾學編記其卒于永樂九年八月此尤舛誤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是

月置東廠于北京初上命中官刺事皇太子監國稍稍
禁之至是以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奸廣布錦衣官校專

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設東廠于東安門北以內監

掌之自是中官益專橫不可復制國設東廠諸書皆

編系于是年之末轉覽則彙記于元年內臣出鎮下

將遷北京命復設耳 九月己巳上定都北京欽天監

奏明年正旦吉宜御新殿遂遣戶部尚書夏原吉齋敕

召皇太子尋敕太孫從行期十二月終至京師 丁亥

詔自明年正月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設六部去
行在之稱竝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諸衙門別鑄南京

諸衙門印信皆加南京二字 是月復遣中官侯顯使

西域初顯以通榜葛刺國使隨貢麒麟上悅之至是榜

葛刺國王賽佛丁遣人來告以己居東印度之地爲西

境沼納漢兒所侵上乃命顯復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

顯自元年奉使西域至是凡五出與鄭和相亞云顯以

是年九月使西域事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楸教諭徐

永達竝爲翰林院編修侍皇太孫講讀 冬十月壬子

皇太子發南京 庚申都督方政追黎利于老揭敗之

時老撾請官軍毋入境當盡發所部兵捕利送大軍許之然仍匿利不遣 是月有告周王櫛謀反者上察之有驗乃發金符召王期以明年二月至京師 十一月戊辰以遷都北京詔天下 是月振青萊饑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歲荒民饑耆老迎謁者皆賜之鈔問以所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太子命亟發官粟振之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與六斗汝勿以擅發爲懼吾見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己未皇太子太孫至京師太子因奏山東發粟振饑事

上曰善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固吾之赤子乎 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論營建功進封薛祿陽武侯擢工部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是月以右副都御史李慶爲工部尙書尋兼領兵部事以右副都御史王彰爲右都御史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恭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郊壇奉安天地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社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 甲戌大祀南郊 戊寅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

間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都爲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祇祀天地社稷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宏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其大赦天下 癸巳命鄭和復使西洋

是月戶部奏直隸開州等州縣民饑上命復申先振後聞之令 禮部尙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斥其妄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吾豈能無過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二月辛丑命都督僉事胡原帥舟師巡海捕倭 是月阿嚕台貢使至邊邀劫行

旅上謂楊榮金幼孜曰阿魯台爲衛喇特所攻窮而歸我我待之甚厚生聚畜牧日以滋蕃遂慢我使者既拘留之又時窺我邊塞吾欲北征何如榮等請先遣使敕諭從之乃遣使者齎敕諭其部落然阿魯台終不悛

周王橧至京上示以所告詞王頓首謝罪上憐之不復問遣歸國王歸獻還三護衛 三月辛巳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羣臣直陳闕失其畧曰朕仿古建二京不意三殿同災實惟祗懼意者敬天事神禮有怠歟祖法戾政務乖歟小人在位賢士隱遯歟刑獄寃濫歟讒慝交作

歟培克及田里歟蠹財妄費用無度歟租稅太重徭役不均歟軍旅未息征調無方饋餉乏歟工作過度民力敝歟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有司闡茸不治歟爾文武羣臣其盡言無隱 乙巳以三殿災詔罷不便于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前逋賦免去年被災田糧 己酉萬壽節以殿災止賀 癸丑敕尙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及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是月殺主事蕭儀 攷異明史紀不載諸書多系之九月三編系之四月殿災之下竝李時勉 下獄書之蓋牽連記事體也重修据明史本紀時勉下獄在十一月辛巳而分書殺蕭儀于四月皆据實錄今從時言者多以建都北京不便致召天災而儀言之尤

峻上大怒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遂坐儀誹謗下獄誅一時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跪午門外質辨諸大臣爭言者惟尙書夏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惟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上意稍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翰林院侍講鄒緝應詔上封事其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作之大調度以百萬計農民終歲供役不暇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

購之它所及其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甚至竭二萬貫之鈔不足供一柱之用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權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及遷移甫定又復驅之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迨其既去所空之地經月踰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虐取苛求無有限量朝廷每遣一人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因而貨賂公行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日耗廩米百

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
遣內官市馬外蕃所出常數十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
馬多駕下責民牧養及至死傷勒令賠補甚至鬻妻子
以供養馬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陛下賜居室盛供
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豈真遠慕王化靡不有
意窺覘宜于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
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
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上
違天道下失民心奉三殿實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可不
儆乎國家所恃以長久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

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願陛下毋聽小人之言復有興作以誤于後也書奏不省緝吉水人同時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上書條時務十五事時勉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上建都北京方招徠遠人而時勉極言營建之非及遠國人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上意已觀其它說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然終以斥時政銜之惟緝得無罪居數月進右庶子仍兼侍講五月乙丑出給事中柯暹御史鄭維桓何忠羅通徐瑒等俱爲交趾知州時上遇災而懼下詔求直言而言者多觸時忌于是工部尚書李慶等復希旨詆言者請罪

之上以夏原吉言宥不問尋有是謫

攷異出建言諸臣于交趾是謫也憲

章錄誤以爲陞且云言者語侵工部李慶等數請罪之上恐慶等謀害諸人故悉陞外任此語全非事實今據

明史柯暹等傳並

參夏原吉傳書之 庚寅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遠

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爲屯守征調之多寡詔從之 六月甲辰發倉

粟振蘇州之吳縣浙江之西安江西之瑞昌乙卯又振安慶之潛山河間之東光 是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之尙書夏原吉以爲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見但長揖不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邪 秋七月己巳上

將北征阿嚙台敕都督朱榮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

軍甯陽侯陳懋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

忠領馬隊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領左右哨英國公

張輔成山侯王通領左右掖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致異吾學編國史紀聞皆作是月辛巳 朔日食誤也今據本紀證之實錄同 九月李彬奏

老撾久不遣黎利觀望持兩端上敕彬拘其頭目送京

師詰之老撾懼乃逐利致異吾學編紀事本末皆書赦

月證之明史安南傳是時利方在老撾安得有勅赦授

官之事直至仁宗踐阼以中官山壽自安南還力言利

可撫請往諭之乃有遣壽賫敕赦利授官之事而利仍

寇清化不已今據安南傳但叙老撾逐利事而改系赦

黎利于二十二 冬十月阿嚕台復寇邊 十一月辛

酉分遣中官楊實御史戴誠等查勘兩京及天下庫藏

遞年出納之數覈實以聞 丙子上銳意親征沙漠召
戶部尙書夏原吉禮部尙書呂震兵部尙書方賓刑部
尙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宜出未奏會上召賓賓力言
軍興費乏上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
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
少安尙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上怒立命原吉
出理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上益怒乃召原吉
還竝中繫之內官監又繫大理丞鄒師顏以嘗署戶部
也賓懼自縊死上遂欲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
日所爲榮力言其無它上意稍釋乃籍原吉家自賜鈔

外惟布衣瓦器而已上既繫原吉等乃以震兼領戶兵
部事震亦自危上令校官十人隨之曰若震自盡爾十
人皆死蓋是時論北征事惟震獨無迂又乘間言竇等
儉邪誣罔故上獨任之 辛巳下侍讀李時勉于獄上
雖可時勉奏終惡其言近訐直會有大臣希旨詆以謗
訕者于是上發怒竝諸言者先後下獄 甲申命侍郎
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順天及應天五府滁和徐
三州督造糧車發丁壯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是歲威喇特賢義王太平安樂王巴圖博羅來朝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詔羣臣修省

辛未大祀南郊 壬申豐城侯李彬卒詔榮昌伯陳

智代填交趾贈彬茂國公 二月乙巳詔北征軍餉分

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以隆平侯張信總前

運兵部尙書李慶侍郎李昶副之保定侯孟瑛總後運

遂安伯陳英副之各帥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

前後運用騾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兩有奇

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瑛善之

子英志之孫俱以靖難功襲封者 三月丙寅詔有司

遇災先振後聞 乙亥阿嚙台復大舉寇興和殺守將

都指揮王喚

改異喚諸書作煥又作瑛惟三編据明史及實錄作喚今從之

丁丑上

親征告廢命皇太子監國 戊寅車駕發京師 辛巳
駐蹕鷓鴣山阿嚕台聞上親征懼而宵遁諸將請追之
上曰虜非有它計譬之狼貪得所欲卽走追之徒勞少
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
未晚也 夏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戍卒言鹵倉卒遁去
遺馬二千餘匹于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次雲州大閱 是月倭寇浙東之象山 五月辛
酉駐蹕獨石以端午節賜從征文武羣臣宴乙丑度偏
嶺命將士獵于道旁山下丁卯復大閱諸將諭侍臣曰
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

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得勢者也然必先使之熟
習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右前後無不中節矣戊辰觀
士卒射有一卒射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鈔錠止自製
平鹵曲俾將士歌之 辛未車駕發臨甯次西涼亭亭
爲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森然謂
侍臣曰元氏剝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業豈計有今日
嘗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因
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壬申大閱于西涼亭命自張
輔以下皆就營馳射上親觀之惟輔及陳懋連中餘或
半中應城伯孫亨以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

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癸酉次閱安下令軍中樵採不
得出長圍二十里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
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
卒之外神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乙酉次開平 六月
壬辰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陣以進癸巳次威遠會開平
來報寇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上曰詐也彼慮大軍
搗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故攻城哉甲午次陽和谷攻
萬全者果遁去 秋七月己未車駕次沙瑛原阿嚕台
大懼初上封阿嚕台竝其母妻皆爲王太夫人王夫人
至是聞大軍出其母妻皆誓之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

必爲逆于是阿嚕台盡棄其輜重馬畜于庫楞海以其
幣北徙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畜遂班師方阿嚕台之
入寇也大甯三衛之衆竇陰附之至是上謂諸將曰阿
嚕台恃烏梁海爲羽翼二寇相結邊患無已時今當移
師翦之庚申簡步騎二萬五道竝進諭曰軍至寇且西
走邀之必獲庚午師次奇拉爾河舊作屈裂兒河三衛數萬之
衆果驅牛馬車輛西走倉卒遇大軍迎戰上麾騎夾擊
自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餘皆走散其地背河面左
皆山大軍依山而軍上乘高望之見其衆稍聚乃麾兵
繞出其右分兵渡河斷其後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

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又命殿陣山下以待已
而其衆盡棄輜重走上上麾騎合山下兵馳追之及林
間伏發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虜牛羊十
餘萬蕩其巢而還辛未復分兵徇河西捕斬甚衆甲戌
烏梁海餘黨詣軍門降 是月皇太子奏免南北畿山
東河南郡縣糧芻共六十一萬有奇以五六月間霖雨
傷禾稼也 工部尙書宋禮卒禮自蜀召還以老疾免
朝參至是卒于官禮治河著績卒之日家無遺財洪熙
改元禮部尙書呂震請予祭葬如制 八月戊戌車駕
次玻璃谷諸將分道者俱來獻捷辛丑以班師詔天下

壬寅命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守開平 是月中

官鄭和自西洋還 九月壬戌車駕至京師 癸亥下

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于獄丙寅下吏部尚書蹇義禮
部尚書呂震于獄時皇太子屢遭讒構上以士奇輔導
有關會呂震壻張鶴朝參失儀太子以震故宥之上聞
之怒義不能匡正于是竝震及士奇等俱先後下獄尋
皆釋之踰年皆復官 辛未錄從征功封左都督朱榮

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賁安順伯 冬十月癸巳分遣中

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儲出納之數 十二月辛

卯命朱榮填遼東 閏月戊寅夜乾清宮災

災異明人野史皆書

阿囀台秋本雅失里于是年十二月總帥麟悟學騰與正史全異惟證之楊文敏北征記言永樂二十二年金忠來歸言阿囀台執主虐民數爲邊患似卽指本雅失里近事也文敏身歷之事不應歧異今據正史書之十一年而增識其異于此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南郊 癸卯榮昌伯陳智

追交阻黎利于甯化州車來縣敗之利自被老撾逐後竄入車來至是復遁去 二月壬戌蜀獻王椿薨王以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性孝友慈祥博綜典籍答止都雅太祖嘗呼爲蜀秀才既至蜀聘禮方孝孺陳南賓等王禕死于滇其子紳往求遺骸王聞其賢資給之聘至蜀待以客禮時諸王皆備邊練士卒王獨以禮教守

西陲前代兩川之亂多因內地不逞者鈎致爲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啟爭端王定繒錦香扇之屬以爲常貢此外悉免需索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不被兵革者二百年王之力也至是薨世子先卒孫靖王友靖嗣 己巳柳州蠻叛廣西參政耿文彬會桂林衛指揮鹿榮討平之 三月庚子監察御史王愈及刑部錦衣衛官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上怒命法司執愈等抵罪卽日皆棄市 是月盜竊大祀壇蒼壁二黃琮

二 夏四月衛喇特托歡攻阿嚕台敗之

致異明史本紀不載列傳

則但記其宣德元年敗阿嚕台之事据吾學編憲章錄于是月書云瓦剌脫權攻阿嚕台敗之按是年七月親

征詔書已有聞阿嚙台爲瓦剌所攻之語又紀事本末
記知院等來降言今夏阿嚙台爲瓦剌所敗今據系之
四月 五月癸未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去年水災

田租 己丑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初趙王
高燧與漢王高煦謀奪嫡時時譖太子後上漸聞其恃
寵不法事誅其長史顧晟褫高燧冠服以太子力解得
免至是不豫其護衛賢等結欽天監官王射成及內
侍楊慶養子造僞詔謀進毒于上俟晏駕詔從中下廢
太子立趙王時總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爲賢等畫謀
謀定告瑜瑜乃上變上曰豈應有此立捕賢等得所爲
僞詔上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又

力爲之解曰此下人所爲高燧必不預知乃得免賢等
悉伏誅陞瑜遼海衛千戶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戊戌復親征阿嚕台時邊將言阿嚕台將率衆
南犯上曰去秋寇犯興和朕帥大兵擣其巢穴復勦其
黨烏梁海其窮甚矣今以朕旣得志必不復出朕當帥
兵先駐塞外以待之彼不虞我出而輕肆妄動我乘其
勞而擊之破之必矣于是部分諸軍命安遠侯柳升遂
安伯陳英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
武侯薛祿新甯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安平伯李
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亨領右掖甯陽侯陳

懋領前鋒忠淵之子安遠之子也 庚子釋李時勉于

獄尋以學士楊榮薦復其官 辛丑命皇太子監國壬

寅車駕發京師甲辰次土木河大會諸將命學士楊榮

參決軍務戊申次宣府敕居庸關守將止諸司進奉

攷

明史本紀七月壬寅車駕發京師是月庚辰朔壬寅二十三日也是月小建八月己酉朔大閱時駐宣府即在宣府出關也紀事本末典彙書發京師于八月癸丑誤今據本紀 是月朝鮮國王李

禔遣使朝貢禔芳遠子也芳遠初立世子禔後請廢之

詔聽王所擇乃立禔是時芳遠已卒禔嗣位以上遷都

北京密邇朝鮮于是事大禮益恭先是敕禔貢馬萬匹

至是如數獻之賜白金綺絹禔又請立適子珣爲世子

從之

攷異事見明史朝鮮傳言廿一年七月李禔請立適子珣爲世子先是救禍貢馬萬匹至是如數進

之云云明史本紀例書藩貢於本年之末是年不書漏脫耳明史稿是年朝鮮入貢者三今增入

八

月己酉朔大閱軍士甲寅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殿馬庚申詔塞黑峪長安嶺諸邊險要 丁丑免南

北京及山東郡縣水災田租皇太子奏也 九月己卯

朔駐蹕沙城故晉王濟熿及子美圭謁行在上見濟熿

病惻然乃封美圭平陽王令奉父居平陽竝撥恭王故

連伯灘田予之初濟熿以構濟熿得爲晉王旣立益橫

暴至進壽弒嫡母謝氏逼蒸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熿父

子蔬食不給父兄及故侍從宮人多爲所害莫敢言其

後有恭王宮中老媪走訴于上乃卽獄中召晉府故承
奉左微問之盡得濟熯讒構狀立命微馳召濟熯父子
時濟熯幽空室已十年微以濟熯故牽連繫獄或傳微
死已久及至一府大驚微入空室釋濟熯父子相抱持

大慟至是偕詣行在故有是封

致異晉王濟熯之謁行在及封其子美圭事明

史本紀不載但于宣德二年書晉王濟熯有罪廢爲庶人三編則藥記濟熯美圭事于二年日中今證之諸王傳言濟熯幽空室十年至是帝北征駐蹕沙城乃與其子謁行在帝見濟熯病惻然云云據此則正是年九月次沙城之日

也今據增 戊子車駕次西陽河癸巳鞞鞞故知院

人等來降言今夏阿嚕台爲威喇特所敗部衆潰散今
聞大軍出疾走遠遁不復萌南向意上命賜之酒俱授

正千戶遂班師 冬十月甲寅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

追寇至飲馬河會蒙古王子額森托噶

舊作也先土千

率妻子

部屬來降時六師深入寇已遠遁上方恥無功見懋偕

額森托噶來大喜賜姓名曰金忠庚申封忠爲忠勇王

又授其甥及部屬七人皆爲都督都指揮等官賜冠帶

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矜言胡越一

家朕所不取然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

用此朕志也遂下詔班師 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

來甲申至京師陳鹵簿上乘御輦入告祭天地宗廟社

稷御奉天門受朝賀時諸蕃貢使咸集闕下羣臣上表

稱賀

明通鑑卷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八

起闕逢執徐盡旃
蒙大荒落凡二年

成祖文皇帝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嚕台復犯大同開平初
金忠來歸數言阿嚕台弑主虐民實爲邊患請討之願
爲前鋒自効上不許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先後報鹵侵
塞羣臣皆勸上如忠言遂決意親征敕邊將整兵俟命
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甯鞏昌
洮岷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戊子大祀南郊

癸巳復命鄭和使西洋時舊港酋長請襲宣慰使職
上詔和齋敕印往賜之 是月下朝覲官錢糧不完者
于獄既而釋之 三月戊寅大閱諭諸將親征命柳升
陳英領中軍張輔朱勇領左掖王通徐亨領右掖鄭亨
孟瑛領左哨薛祿譚忠領右哨陳懋金忠領前鋒勇成
國公能之子也 己卯賜邢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酉車駕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以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扈從楊士奇留輔太子 庚午車駕駐隰
甯金忠部將獲寇謀者言阿嚕台去秋聞大軍至遠遁
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朝廷復出兵

走往達蘭納穆爾河

舊作替爾納木兒

上曰寇去此不遠命諸

將速進甲戌次開安

五月己卯車駕次開平是日雨

士卒有後至霑濕者時北地尙寒上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可勿恤諸甲申上召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言上帝好生者再豈天屬意此寇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上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唯陛下留意時上意亦厭兵謂榮等曰卿等言合朕意朕

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敕遣中官及所獲北
寇齋至阿嚕台部落諭之曰往者阿嚕台窮極來歸朕
所以待之者皆爾等所知今何負于彼而比年以來寇
效我邊鄙虔劉我黎庶其自取之禍也朕以天人之怒
統六師征之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然朕
體上帝好生之仁不忍荼毒無辜今所罪者止阿嚕台
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順天意來歸者
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朕之斯言上通天地
毋懷二三以貽後悔時比年用兵白骨蔽野上惻然乙
酉命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瘞之上親爲文祭焉

戊子諭諸將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是其首也
又謂止戈爲武今罪人惟阿嚙台耳脅從之衆有歸降
者宜加意撫綏非持兵器向我師者縱勿殺壬辰次長
樂諭侍臣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
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丙申次應昌是日雨重車
皆在後諭諸將曰兵無輜重危道也命分兵往迎之
丁酉宴從征文武大臣于應昌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
五章曰此先帝所以垂戒後嗣也雖在軍旅不敢忘已
亥次威遠州復宴羣臣自製詞五章述敬天法祖勤政
恤民意亦命中官歌之是月皇太子奏免廣平順德

揚州及湖廣河南郡縣水災田租 大名府濬縣蝗蝻

生知縣王士燕以失政自責率僚屬齋戒禱于八蜡祠

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

此誠意所格耳 浙閩麗水政和二縣山寇周叔光王

均亮等聚眾劫掠巡按御史王復奏請發兵勦之上以

問楊榮對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

不得已相聚山谷以求苟活耳兵出將益聚不可解宜

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攷此與上王士燕

通紀俱系之是年五月明史本紀不載按浙江山寇

事見楊榮傳云在永樂之末正是年事也今據增
六月甲辰朔車駕次祥雲屯丙午次翠玉峯命前鋒陳

想金忠規敵馳奏癸丑次金沙灘懋等得虜寇馬九匹
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命再覘之戊
午次玉沙泉以達蘭納穆爾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
俟庚申次天馬峯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達蘭納穆
爾河彌望不見寇跡亦無車轍馬跡可尋疑窮遁已久
上復遣張輔王通等分兵窮搜山谷卒無所見皆引兵
還癸亥懋等亦以糧盡還于是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
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惟楊榮金幼孜從容言宜班師
上從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輔等諭曰古王者制夷狄之
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寇孽所存無幾茫茫廣漠

譬如求一粟于滄海可必得邪吾甯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乃班師乙丑議分兵兩路上率騎士東行命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于開平 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車駕次清水源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于崖上以紀親征所過使後世知之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馮几坐榮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京師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尋諭榮等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重事悉以付之朕得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等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歸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賜榮等羊酒而退戊子

遣尙書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 己丑車駕
次蒼厓戍上不豫下令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時上疾已
久思夏原吉之言顧左右曰原吉愛我庚寅次榆木川
帝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喪服禮儀
一遵太祖儀制辛卯帝崩年六十有五時內臣馬雲等
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謀
鎔錫爲梓以斂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
辰靈輦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赴
皇太子壬寅次武平鎮鄭亨等率步軍來會 八月癸
卯朔靈輦度開平次雙塔甲辰遺詔至京師皇太子卽

日遣太孫迎喪于開平 丁未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
竝告原吉以先帝遺言原吉伏地哭不能起 己酉次
鵬鶚谷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壬子及郊皇太子迎入
仁智殿加斂納梓宮

明史贊曰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
孱弱長駐內向奄有四海卽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
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裏洞達雄武之畧
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

丁巳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爲洪熙元

年罷西洋寶船池西市馬及雲南交趾採辦從夏原吉之奏也 戊午復夏原吉吳中官 己未命武安侯鄭亨填大同保定侯孟瑛鎮交趾襄城伯李隆填山海武進伯朱榮填遼東隆濟之子也 復置三公及三孤官初洪武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爲太師徐達爲太傅三孤無兼領者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尙書兼之 進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仍兼大學士楊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楊溥翰林學士時上以輔導功欲加蹇義及士奇秩士奇謂漢文卽位首進

宋昌史以爲貶請先扈從征行之臣仍與榮幼孜等竝進秩士奇謝恩畢聞惜薪司奏請歲例賦山東京棗八十萬斤供宮中香炭用復入奏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不宜反汗上從之立命減半尋顧義原吉及士奇曰汝三人朕所倚非輕有事須盡言以匡朕之不逮方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上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馳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辛酉命鎮遠侯顧興祖充總兵官討廣西平樂潯州叛蠻興祖成之孫也甲子上以古者官不必備今設官太冗廉汙無別賢否

竝處詔汰其不稱職者 乙丑召漢王高煦入京先是
大行在外高煦子瞻圻居京師覘朝廷事馳報一晝夜
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潛伺京師幸有變上知之顧益
厚遇遺書召至增歲祿賜資萬計仍敕歸藩 戊辰官
吏謫隸軍籍者悉放還鄉 己巳詔文臣年七十致仕

是月詔歸解縉妻子宗族尋官其子禎亮爲中書舍

人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據明書皇朝通紀皆系之八月

諶之籍傳言上卽位歸縉妻子宗族仁宗以是年八

月卽位

今據增初文皇手書蹇義等十人姓名令縉疏其短長

奏上時帝在東宮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王汝玉
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

心耳至是上念縉議建儲舊功因取其所疏諸人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 改禮

部尙書金純于工部居二月又改刑部工部尙書李慶久署兵部至是實授之 九月癸酉朔交趾黎利寇茶

籠州都指揮方政敗績指揮同知伍雲力戰死之 丙

子召尙書黃福于交趾福在交趾凡十九年編氓籍定

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

擾一切填之以靜上下帖然時羣臣以細故謫交趾者

衆福威加拯恤甄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鎮守

中官馬騏怙寵虐民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

皇察其妄不問至是召還命兼詹事輔皇太子交人感
其德扶老攜幼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旣還交趾賊遂劇
訖不能靖 以兵部尙書陳洽掌交趾布按二司事洽
以參贊李彬軍務留交趾數年至是命代黃福 庚辰
河湔開封遣右都御史王彰撫振之竝免今年糧稅
壬午上大行皇帝尊謚庶號曰太宗文皇帝 工部奏
修軍器請徵布漆于民上命給鈔市之敕自今官司所
用物料于所產地計直市之有科派病民者罪不宥
癸未禮部尙書呂震奏請遵太祖遺詔仿漢文以日易
月之制以二十七日易吉服不報震以語羣臣惟楊士

奇不可于是蹇義兼取二說以進亦不報明日上視朝
素冠麻衣經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之朝罷上顧
左右曰大行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既
而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 乙酉增諸王歲祿
丙戌以風憲官備外任出給事中蕭奇李謙等三十
五人爲州縣官 丁亥黎利復寇清化初利屢爲官軍
所敗率衆求撫而仍匿俄樂造軍器不已榮昌伯陳智
奏請進兵會上方以踐阼赦天下因敕智善撫之初中
官山壽填守交趾與利善至是還朝力言利可撫狀請
往諭之必來歸上曰此賊狡詐若爲所紿將不可制壽

請以死保之乃遣壽賚敕授利清化知府敕甫降而利
已寇清化都指揮陳忠死之利得敕無降意但借撫愚
守臣而寇掠不已按國授黎利清化知府見明史安南傳而本紀佚之但書利寇清化事今
據三編增入九月又據明史稿系之丁亥下 戊子始設南京守備以襄城

伯李隆爲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爲南畿要職 乙未

諭兵部尙書李慶以畿內民所養官馬分給諸衛所念
民力恐廢耕桑也 上旣設公孤官乃進蹇義少傅楊
士奇少保又進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
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增設謹身殿大學士自
榮始爲之戊戌賜義等四人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

以協心贊務凡有闕失直言者用印密封以聞是月
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
接禁民樵採餘悉弛之出前太常少卿周訥爲交趾
知府訥以憂去官至是起復還朝上以其曾請封禪鄙
之故有是謫冬十月壬寅革南北京戶部行用庫祕
行用庫之設倒易新鈔兼收民間金銀至是上用夏原
吉之言罷金銀交易之禁竝廣收民間鈔入官取昏軟
者悉毀之乃增市肆門攤諸稅折收舊鈔俟鈔法通仍
復其舊乙巳復魏國公徐欽爵初欽旣襲爵以縱恣
爲言官所劾文皇宥之令歸就學永樂十九年來朝不

辭徑去文皇怒罷爲民至是上卽位追念中山王功復其故爵 戊申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前知水旱以施振卹積之通政司已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卽以聞 己酉冊妃張氏爲皇后后父

騏永城人太祖冊后爲燕世子妃授騏兵馬副指揮早卒后自爲上妃得文皇及仁孝皇后權上在東宮數爲漢趙二王所間體肥碩不能騎射文皇恚至減太子宮膳灑易者屢矣卒以后故得保全云 壬子立皇長子瞻基爲皇太子封子瞻堦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塔襄王

瞻桐荆王瞻垕淮王瞻塏滕王瞻垧梁王瞻埏衛王

乙卯詔京外官薦舉德行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薦後有犯贓者更立舉主連坐之法 丁巳令三法司會大學士

府部通政六科于承天門錄囚竝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今後審決重囚卿等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增京官及軍士月廩諭戶部尙書郭資曰往年百官軍士扈從月給米五斗今建都于此皆有家室恐不足以資生往往守義者困于饑寒玩法者

恣無忌憚朕欲悉加倍給之京倉之儲不乏用否資對
曰不乏遂命增給著爲令 丁卯擢厯事監生徐永潛
等二十人爲六科給事中 是月衍聖公孔彥縉來朝

彥縉訥之孫也以永樂八年襲爵時甫十歲文皇命肄
業太學久之遣歸至是以上登極入覲上語侍臣曰外

蕃貢使皆有公館今以先聖子孫令其假館民家非崇

儒重道之意也乃命賜宅于東安門外

孔彥縉賜宅明史稿明書

皆系之十月甲辰明史本紀不載今據增

召前峽山知縣弋謙爲大理少

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時在東宮心識
之後謙以忤旨謫峽山知縣復坐事免至是召至京師

遂有是擢

攷黑諸書系之九月憲章錄系之十一月今據實錄在是月

改刑部尙

書吳中于工部

十一月壬申朔詔建文諸臣家屬在

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先是上謂諸臣曰建文諸臣已蒙顯戮然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越日遂有是命時齊泰一子甫六歲免死戍邊至是赦還黃子澄一子變姓名爲田經遇赦始復姓家于湖廣孝孺獨無後惟克勤弟克家育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詣闕上書請減湯和所加甯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免孝復子琬尋亦釋爲民 癸酉詔有司條政令之不便民者以

聞凡被災不卽請振者罪之 阿嚕台聞上踐阼遣使

來貢馬詔宥其罪納其馬自是阿嚕台仍歲修職貢

明書系之九月明史本紀及三編月日與實錄同今據之 甲戌詔曰朕承大統君

臨億兆亦惟賴文武賢臣共圖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

切倚毗之心嗣位初首詔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

夫京師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聞弊膠于習而不知

革卿等宜極言時政之得失輔以至誠毋慮後譴 乙

亥遣使敕諭烏梁海官民曰朕承大統凡四方萬國罪

無大小悉予赦宥若爾三衛官民敬順天道仍前朝貢

朕當許其自新悉聽往來生理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

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朕不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詔近畿官軍更番詣京師操練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尙書李慶之請也 丙子遣御史巡察沿邊諸衛稽部曲申號令 癸未遣御史湯淡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諭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今令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當明白其實以聞無惑于小人毋屈于勢要毋私于親故詢之于衆斷之以公可也至御史朕之耳目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往勉之 甲申平陽王美圭來朝

奏言先帝所撥賜恭王田濟煢卒不與上以書諭之濟

煢卒不奉命 丙戌進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

以太子少傅進少保亦賜繩愆糾繆印章

致異明史本記但書賜夏

原吉銀章事證之七卿表是年十一月晉蹇義少師又

楊士奇晉少傅夏原吉晉少保皆在是月今据明史稿

增入時太子少師呂震班在原吉上上命鴻臚引震列其

下尋有是擢又命原吉仍兼太子少傅尙書如故原吉

以食三祿固辭乃聽辭太子少傅一日上御西角門閱

廷臣誥詞顧謂士奇及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

二尙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嘗見前代人主惡

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賢良之臣

言不見聽退而卷舌朕與卿等宜深以爲戒因取五人詰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己丑禮部奏冬至節請朝賀不許 庚寅敕諸將嚴邊備 辛卯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而有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以致儲蓄不充罷于轉運乃詔天下衛所官凡屯田軍士毋得擅役違者罪之 壬辰詔都督方政同榮昌伯陳智填交陞是時黎利復圍茶籠州智暗懦素無將畧因借撫以愚

朝廷且與政廷坐視不救會山壽至力持撫議以故賊

益猖獗不能制

徵興明史本紀但書九月黎利寇茶籠州諺之安南傳利兩圍茶籠其再寇在

十一月正命陳智填交趾之時智坐視茶籠之圍而不

救閱七月糧盡故明年五月有旨切責今本紀但書十

一月智填交趾而不及再圍是月召浙江巡按御史

茶籠事今增入並分書之虞謙還摧大理寺卿謙因應詔上書言七事一曰用人

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二曰興學校教

育之道本于師範不在于備而在得人三曰端風憲都

察院爲耳目綱紀之官今俾之耑治獄非設官本意四

曰廣儲蓄頻年用兵京師困乏宜預爲備五曰惜民力

畿內之民困于牧養宜分給無馬郡縣六曰通鈔法鈔

法不行由于出多而入少宜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然流通七日治奸宄饑民多盜賊宜編爲里甲使互相覺察上以其言皆切中時務命議行之未幾有言謙奏事不密市恩于外者上怒改少卿一日楊士奇奏事不遇上問欲何言得非爲虞謙乎士奇因具白其誣且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上口吾亦悔之尋復謙官又諭士奇曰頃羣臣頗懷忠愛朕有過方自悔而進言者已至良愜朕心上之監國也御史舒仲成以言事忤旨出爲湖廣按察副使至是欲逮治之士奇曰陛下卽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

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卽罷弗治 加戶部尙書
郭資太子少師命致仕資治錢穀有能稱蹇義夏原吉
以其偏執數誤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以資舊臣不忍
棄之復以問士竒對曰資性強毅人不能干以私然獨
租詔數下資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是其過也上
乃命資致仕仍優其秩復其家 上以交趾之亂由馬
騏以採辦虐民激變甫登極卽召之還至是騏復矯旨
下內閣書敕復往交趾採辦金珠內閣以聞上曰朕安
得有此言騏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
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竟不誅也 十二月

癸卯宥建文諸臣外親全家戍邊者留一人在戍所餘悉放還 辛亥諭尙書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所係昔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朝夕省覽遇有善政各疏于下故當時百官皆思奮勵致治太平以至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兩廊今五府六部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三司官朕既不識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夫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知戒如此何以望治乃命書天下都司及布按二司姓名于奉天門之西序 癸丑免被災稅糧 庚申葬文皇帝于

長陵 丙寅顧興祖討廣西叛蠻平之 是月禮科給事中黃驥以曾三使至西域因上疏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物至京師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校者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礪砂梧桐鱗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則來者自稀浮費益省上嘉納之以示尙書呂震且讓之曰驥

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卽議行
進大學士楊榮工部尙書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
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上
踐阼以來士奇榮等皆東宮舊臣俱掌內制不次超遷
然居內閣者必以尙書爲尊自榮後諸人文淵閣者皆
相繼晉尙書于是閣職漸崇 作觀天臺于禁中 封
漢庶子瞻空等以下五人皆爲王是冬漢世子瞻坦帥
諸王皆來朝 是歲甯王權聞上卽位上書欲來朝詔
止之權又言南昌非其封國上報曰南昌乃叔父受之
皇考二十餘年非封國而何權在文皇時頗自韜晦上

自踐阼以來優禮諸藩法禁稍弛因乘間言之卒不許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

皇帝

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先是
羣臣習朝正旦儀尙書呂震請用樂惟大學士楊士奇
黃淮以爲不可上疏請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
漏十刻報可朝罷謂士奇曰呂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
悔無及尋晉士奇兵部尙書兼故官竝食三祿士奇辭
尙書祿許之 乙亥詔內外羣臣修舉職業諭曰朕祇
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惓嗣位以來

蠲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
新之治期天下安于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
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尙思勉之 己卯
享太廟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入
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登義薦學錄楊敬訓
導何澄詔以繼爲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直閣中楊
溥掌閣事進佐之溥以東宮故一繫十年獄中惟發奮
讀經史諸子上憐而敬之至是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
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
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修省 丙戌大祀南郊

奉太祖太宗配 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皆賜鈔有差
者爲令 己亥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熊槩參政葉春
巡視南畿浙江察民利病以聞 是月布政使及守令
皆來朝兵部尙書李慶上言今歲畜馬蕃息除給軍外
尙餘數千今朝覲官竝集京師請准民間例人給一馬
令牧之歲課其駒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選賢授官
而使之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上許
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又不報至是上御思
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
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

詞矣因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命士奇
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上曰今後政令有不便密以告
朕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與語朕以先朝舊人不忍遽
退也 進黃淮少保兼戶部尙書金幼孜禮部尙書

二月辛丑頒將軍印于諸邊將初鎮守邊將有佩將軍
印者多係特命謂之掛印將軍至是始頒各鎮將軍印
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遼東曰征鹵前將
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甘肅曰平羌
將軍是時陳智鎮交趾亦頒征夷副將軍印 戊申祭
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 命中官鄭和領下番官軍守

備南京和使舊港以去年還而文皇已晏駕至是命之

丙辰上親祀先農耕藉田 丙寅奉太宗神主附太

席 是月南京地連月屢震凡十有六六安衛亦震

明史本紀

是年二月三月四月皆書南京地震明史稿二月南京地震凡六三月南京地震凡十六四月南京地震凡三又于五月書云辛未南京地震三編輯覽皆書之二月日云凡十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與明史稿稍異證之明史五行志是歲南京地震凡四十有六是又一年之震數也今據三編書之二月而據五行志增入六安地震于二月下 遣漢王高煦次子瞻圻守鳳陽皇

陵初瞻圻憾父殺其母在京師屢發其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及上卽位高煦入朝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事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乃讒構至此

穉子不足誅遂不封至是謫之 國子祭酒胡儼以疾

乞致仕儼以桐城知縣爲副都御史練子甯所薦謂其

學達天人足負帷幄建文帝召之比至燕師渡江文皇

卽位以解縉薦授翰林檢討同直文淵閣已而有忌之

者謂儼學行堪師表遂改祭酒永樂二年儼居國學二十餘

年以身率教動有師法至是乞休上賜敕獎勞進太子

賓客仍兼祭酒遣歸竝復其家 三月壬申前光祿署

丞權謹以孝行擢文華殿大學士謹奉母至孝以省侍

告歸母年九十終慮墓三年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

召至京上出其事狀令侍臣廷誦之遂有是拜謹辭上

召至京上出其事狀令侍臣廷誦之遂有是拜謹辭上

曰朕擢卿以風天下之爲子者謹徐州人

攷異據明史
孝義傳言謹

以孝行特拜是職傳中記其母終廬墓有泉湧兔馴之
異三編據之載入月中證之紀聞通紀諸書但有廬墓
語而通紀類記其時有王讓者亦以孝行舉有廬墓湧
泉之異似湧泉者又一人也今但記其廬墓不御酒肉
餘皆
畧之 甲戌賜先朝大臣金忠等以下九人贈官予謚

許思溫等以下九人贈官 丁丑詔求直言初上卽位

首召弋謙擢任大理謙直陳時政極言官吏貪殘非復

洪武之舊及有司誅求無藝民所不堪上多采納之旣

復陳五事詞太激上不懌于是尙書呂震吳中等劾謙

誣因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合糾謙竇直沽名上以問

楊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之恩欲圖報耳

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上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不宜以謙言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至是上以言事者益少復召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卿宜語諸臣白朕言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士奇就榻前草敕引過曰朕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間者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遂交章奏其賣直請寘諸法朕皆不

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白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尋因中官採木四川貪橫上以謙清直命往治之擢爲副都御史竝敕罷採木之役 戊子隆平饑時柏鄉縣多貯官麥有司請以貸之上曰卽振之何貸爲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寃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以嫉惡故法外用刑法

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
得鞭囚背及加人官刑有自官者以不孝論非謀反勿
連坐親屬古之盛世采聽民言用資儆戒今奸人往往
摭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
措其除誹謗之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嘗諭刑部尙書金
純曰近日法司務爲羅織而言者輒以誹謗得罪甚無
謂也純亦承上意務寬大每戒屬吏不得妄椎擊人一
時獄中無瘐死者 庚寅命陽武侯薛祿爲鎮朔大將
軍充總兵官率師巡邊開平大同時鹵寇雲中祿督兵
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益祿五百石尋有是命 辛卯

上以陳智討交趾久不克命安平伯李安往佐之與智同填交趾 戊戌上欲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是月趙王高燧之國彰德奏辭三護衛許之 加賜姚廣孝少師張玉河間王朱能東平王與涇國公王真竝配享文皇廟廷上念前兵部尙書劉儁參贊交趾陷賊不屈而死有司未請褒卹至是救責禮官呂震曰婦人盡節于夫尙有卹典況大臣捐軀爲國者乎其贈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

傳

效異据明史朱能傳與姚廣孝配享在元年三月贈劉儁官謚見儁本傳亦在三月諸書或系之二月今据列

傳 夏四月壬寅上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

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問上曰救民之窮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付之有司將以國用不足轉致遲疑遂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上覽畢即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院 壬子命皇太子謁孝陵時南京屢奏地震廷臣請以親王及重臣填之上曰無踰太子矣遂命太子居守南京大學士權謹扈從 乙卯上朝罷顧蹇義楊士奇曰朕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以有今日言已泣然

義等亦流涕對曰先帝之明亦陛下孝誠之感也卽日
賜義璽書曰曩朕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
聲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
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茲以
已意創製寔忠貞印賜卿俾藏于家傳之後世知朕君
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又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
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
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入告期予于治正固不二簡在

朕心茲創製楊貞一印賜卿尙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

汲異野史載是月癸丑夜星變十四日甲寅土朝罷顧
憲義揚士奇等云云按明史天文志不載是月星變惟

此事見楊士奇三朝聖諭錄附識于此

戊午車駕至天壽山謁長陵已

未還宮

是月振河南四州二十三縣及大名饑南

京地震凡三

時廷臣有上書頌太平者楊士奇進曰

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創夷尙未復民尙艱

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上然之因顧蹇義等曰

朕待卿等以至誠實賴匡弼數月以來惟士奇五上章

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政無闕天下太平邪義等慙謝

改南京兵部尙書張本爲行在兵部 五月辛未南

京復震

癸酉詔修文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尙書

蹇義夏原吉爲監修大學士楊士奇等爲總裁

翰林

院侍讀李時勉復上疏言事其畧曰臣聞上有仁聖之君斯下有忠直之臣臣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慾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未幾土木遽興重勞民力間內官催木疾如風火折辱郡縣蕪楚小民苟民力旣殫而或加以饑饉臣恐陛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所願節民力者此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側聞中官遠自建甯選取侍女百姓驚疑且大孝尙未終正宮尙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所願謹嗜慾者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

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
庭燎待賢之意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游于庶政則飛
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所願勤政事者此
也程子曰人君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于萬
幾之暇選一二儒臣以侍左右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
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艱俾
涵養既深本心自正則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佛
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所願務正學者此也疏入
上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

曳出幾死已卯改時勉交阻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
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侍講羅汝敬亦以言事改
御史同下獄 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又令咨訪
可爲都御史者以爲十三道御史之表率時都御史劉
觀以劾弋謙爲輿論所鄙有言其受賕交通諸道相率
爲貪縱上漸疎之 庚辰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
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
于南京辛巳大漸遣詔傳位皇太子是日帝崩于欽安
殿年四十八帝自靖難師起以世子居守全城濟師其
後文皇御極歲出北征東宮監國朝無廢事然中更漢

趙二王之媒孽屢瀕于危而終以誠敬獲全故其告人曰吾知盡子職而已不知其它也是可爲萬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論者以爲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比隆云 皇太子方謁孝陵聞喪卽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問道太子不可曰君父之義誰敢干之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內官監楊瑛尙書夏原吉等捧遺詔至宣訖皇太子哭盡哀入宮始發喪庚戌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宣德元年大赦天下

致

仁宗之崩野史書不發喪鄭襄二王監國明史本紀不載但于六月太子至良鄉下書發喪二字蓋是時因高

賈有異謀則不發喪之語近之惟
鄭襄二王監國但見通紀今刪之
辛亥敕邊將及南

京等處嚴守備 甲寅中官在外採辦者悉召還竝罷

所市物 秋七月己巳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昭皇帝庶

號仁宗 乙亥尊皇后張氏爲太皇后冊妃胡氏爲皇

后 辛卯命鎮遠侯顧興祖討潯州大藤峽蠻平之

乙未諭法司慎刑獄 是月罷浙江布政使參議王和

袁昱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爲民和等坐贓遇赦吏部

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首重廉恥貪汙之吏豈可復任

方面 閏月戊申命安順伯薛貴清平伯吳誠都督僉

事馬英都指揮梁成帥師巡邊誠初名買驢以歸附更

賜姓名

誠七卿表作成

乙丑罷弘文閣詔王進等各還本任

召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掌機務是月敕

修仁宗實錄以張輔蹇義夏原吉及成山侯王遵爲監

修大學士黃淮金幼孜楊榮學士楊溥與楊士奇同爲

總裁蓋兩朝實錄竝修也

攷異明史本紀及三編皆不載證之吾學編典彙皆書於

是年閏月沈氏野獲編所記尤詳蓋是時太宗實錄尙未成此修仁宗實錄者卽修太宗實錄之原人惟監修加入王通耳故通紀于是月書勅

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今竝記之

八月戊辰都指揮

李英討安定曲先叛番大敗之初洪武間于西番地置

安定曲先二衛尋授故元宗室卜因特穆爾爲安定王

未幾王爲沙刺所弑其子撒兒只失加爲其兄所殺部

衆離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永樂十一年五月帥衆來朝自陳家難乞授職文皇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自是朝貢不絕二十二年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黃羊川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卽思等率衆邀劫殺朝使奪駝馬幣物而去時仁宗御極敕英偕河州衛指揮康壽討之英等帥西甯諸衛及十二番族之衆深入追賊賊遠遁至是英等踰崑侖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濶之地遇安定哈三等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禽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安定王懼隨

大軍詣闕謝罪尋論功封英會甯伯

明史本紀書是月戊辰都指

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叛番大敗之安定王桑兒加失夾

等詣闕謝罪證之西域傳所謂撒兒只失加者即桑兒

加失夾也惟據傳言安定王被殺時其子亦

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撒兒只失加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

先是概與周幹奉命巡視南畿浙江幹還劾左參政岳

福庸懦不任職土豪肆惡爲民患仁宗監國時嘗命概以御史署刑部知其賢及是使還擢任大理遂令與春同往巡撫巡撫之設自此始概幼孤隨母適胡氏遂冒胡姓洎巡撫自浙還朝始請復姓 九月壬寅葬昭皇帝于獻陵 是月大學士權謹扈上南京監國還自陳年老乃改通政司參議令致仕是時晉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侍郎戴綸爲兵部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楫以扈從南京後至出爲鬱林知州尋又出綸參贊交趾軍務初永樂間綸與長

楸俱侍皇太孫講讀時文皇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而綸與長楸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游畋時時進諫又具疏爲帝言之帝出綸奏付太孫由是遂銜之上卽位綸復以諫獵忤旨遂有是命未幾二人皆坐怨望下錦衣衛獄上臨鞠之綸抗辯觸上怒立箠死籍其家長楸遂繫獄十年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著爲令是月改兵部尙書李慶于南京十一月戊戌顧興祖討思恩叛蠻平之初蠻寇覃公旺等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興

祖督兵分道攻之禽公旺并其黨千五十餘人悉誅之
提聞上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餘豈無脇從非辜者
以後宜開示恩信撫而降之如賈琮戍交州可也 辛
酉遣鎮朔大將軍薛祿帥師巡邊先是祿備邊開平大
同上卽位召還陳備邊五事至是復遣之 交阯黎利
圍茶籠七月城中糧盡巡按御史以聞奏至而仁宗崩
上卽位尙書掌布按二司陳治上言利雖乞降內攜貳
旣圍茶籠復結老撾及玉麻土官同惡始言俟秋涼今
秋已過復言與參政梁汝笏有怨而招集徒眾日益滋
蔓乞敕總兵官速行勦滅奏上降敕切責陳智等期以

來春平賊智等猶不爲意是月茶籠陷又安知府署州

事琴彭死之歐陽明史本紀宣德元年三月陳智方政

死之按智等討黎利于茶籠州敗績又安知府琴彭

陷琴彭之死實是年冬事也證之安南傳茶籠被圍在

永樂二十二年之冬閏七月糧盡巡按御史以聞則正

洪熙元年之四月五月間故傳以爲奏至而仁宗已崩宜

宗卽位正是時也迨宣宗切責智等智等不爲意于是

茶籠遂陷其時陳洽上言賊勢滋蔓乞命總兵官速行

勦滅上復切責智等期以來春平賊智等始懼乃有元

年三月之役傳中敘事前後分明蓋茶籠陷後謀起兵

克復又爲利所敗也紀事本末典彙等書皆系茶籠被

陷琴彭死難于是年之十一月朝覽作十月三編統記

其事于元年三月智等敗績之下亦云洪熙元年冬茶

籠陷琴彭死之與紀事本末諸書所載同又輯覽元年

四月命王通討黎利下目中書茶籠被圍注云在去年

十月稱覬又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注云是年三月神機

三月然則琴彭之死非方政等敗績之時明矣明史紀

固元年敗績故牽連竝記遂及琴彭之死耳于此見三

編輯覽書法
之詳而核也

上之卽位也平江伯陳瑄上疏陳七事

其一謂南京根本之地宜嚴守備又言歲運糧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竝去北京遠往返踰年上通公租下妨農事宜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運上是其言至是遂命瑄鎮守淮安仍督漕運十二月甲申願興祖移師討廣西宜山蠻平之是歲始更定科舉法初洪武鄉試取士雖有定額自十七年再行詔從實充貢毋以額限嗣後遂多寡不一仁宗改元與侍臣議定其額楊士奇請兼取南北士乃定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國子監及北直隸共五十人江

西如之其次浙江福建又次湖廣廣東又次河南四川
又次陝西山東山西皆自五而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
趾各十人貴州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
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從之未及行而上卽位遂詔
頒式于天下著爲令